

增補元明史略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1

3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11
D291
3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日本

讚岐

後藤世鈞

編次

平安

藤原正臣

增補

明中

孝宗敬皇帝名祐樞憲宗第三子補九月言官劾李汝省

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梁芳等諸不法事下李汝省梁芳

於獄其黨俱謫戍邊汝省尋死於獄中補妖僧繼曉發原

籍為民尋伏誅○十月有星變庶吉士鄒智言陽不能制

陰之象如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之王恕等君子

也而謫外方宜進之疏上乃退安而進恕安臨退多戀不

能釋及之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時有御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萬安
小人
王恕
君子



010190564130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

邱濬
學上邱
補衍大濬

史阿事萬安安陽痿其人具藥洗之世稱洗馬御史云帝
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未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
黜後未○十一月禮部侍郎邱濬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
幾而死進秩尚書補弘治元年二月帝耕籍田禮畢宴群臣教坊
以雜伎進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
宜以此瀆亂宸聰有去之嗣後每歲仲春行之補起用中
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教諭李文祥等五人並
嘗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巘惜其才薦舉從之○
三月帝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帝皆稱老先生不名
自後以為常○二十年二月監察御史湯萬以論事謫戍鄒
智連坐之大理寺評事夏鏃疏救曰言者之得罪則言者

設預
備倉

之幸而主上之不幸也願陛下自為地疏入不報遂乞歸
補二十年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每十里積粟萬石及數為
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補四年八月罷刑部尚書何喬新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
怒輕劉吉吉啣之喉御史鄒魯劾喬新通路鞠治無實遂
乞休去補九月劉吉罷時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
吉言必盡封兩太后家子弟乃可其實欲替遲以俟賄帝
惡其專權使中官諷令致仕吉與萬安在內閣貪濁橫恣
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王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沮之
怒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
不敢言唯太監懷恩在內知恕之賢每救之吉於是罷人
曾補元明史各卷之三

經理
哈密

皆快之。補五年十一月傳納粟上官例尚書王恕言永樂
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
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以此例為長策人
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為循吏豈可得也帝即命止之
補六年閏五月吏部尚書王恕罷先是恕與邱濬同階太
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閣恕弗讓也濬不悅太
醫院判劉文泰與濬素往來亦銜恕因訐奏恕變亂選法
恕遂稱疾罷歸補十月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
哈密哈密漢西域唐伊州地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
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元封宗室勿納失里為威武王居之
永樂初遣使招諭遂入貢詔封其子脫脫為忠順王即其

地置哈密衛令為西域之喉嚨以通諸番之朝貢而忠順
王再傳及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殺無嗣王母理國事以
其外甥罕慎為都督時土魯番甚強盛其酋阿力自稱速
檀乘機襲破哈密城罕慎逃居肅州十年復哈密還故土
帝即位封罕慎為忠順王時土魯番阿力已死其子阿黑
麻陽與罕慎結婚誘殺之復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
域職貢朝廷不許詔封元裔陝巴為忠順王欲以鎮定諸
番阿黑麻大怒率兵襲之執陝巴去事聞乃命張海侯謙
等往經理補七年七月命工部侍郎徐貴經理蘄抗水利
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
治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相度地勢治之

復哈密

乃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東南水患少衰。○**補**八年十二月復哈密先是命張海等經理無功還阿黑麻益驕肆僭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兵部尚書馬文升聞之曰是可襲而執也以指揮楊勳熟審情。○**補**方略調罕東諸番兵命巡撫御史許進副將彭清等往討阿黑麻守將牙蘭宵遁後二年土魯番以陝巴來歸仍命為忠順王鎮哈密。○**補**十年二月帝御經筵畢。○**補**內閣臣徐溥等於文華殿議政出各司題奏面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溥每顧問必稱先生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補**內閣不過數語是日經筵罷有此。○**補**後以為常。○**補**五月鞞鞞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

簡閱禁兵

劉銀等戰死。○**補**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北邊軍餉。○**補**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補**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以故中官武臣得操利權。○**補**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補**不兩月儲積充羨。○**補**十月簡閱禁兵馬文升疏言洪武初法漢制南北軍禁衛征討各有所掌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從之。○**補**十一年七月總制三邊軍務王

何孟春熊字

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先是小王子自稱大元大可汗奉書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往來套中出沒為寇諸虜相倚日強遼東宣大延綏俱被殘乃詔越討之越令兵三路進擊敗之○十月有熊入城郎中何孟春曰熊於字為能火當有火災未幾乾清宮火人大奇之補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官復災日者謂建亭犯歲忌太皇太后志甚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編修羅玘上言曰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今

地震地湧水

十日暴白恐生慢易廉恥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所司補十二年四月虜酋火篩入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銳充總兵官禦之補十三年六月火篩復寇大同陳銳等無功以保國公朱暉代之益兵徃禦比暉至寇已退乃還○十四年正月陝西地震如雷民房震倒五千餘間男婦死者甚眾又遍地決破眼竅湧水甚者決開水出成河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動則失常此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也乞廣言路明國法以仰答天譴疏入輒從○右僉都御史陳壽以敗北虜當封或請註子弟於戰籍中受爵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不許時論高之補四月火篩及小王子連兵

曾補元月史各卷三

省克
身已

入寇朱暉帥師禦之無功虜入固原寧夏境殺掠執甚猖獗京師戒嚴既而虜引去○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上軍政十弊帝嘉納之丁日有造謗言貼於官門誣大夏帝曰官門豈外人可到此必內奴所為也○十六年五月帝召劉大夏語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大夏曰不可是即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十七年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邁乞終歸養帝憫其情許之茂烈少喪父甚貧嘗在途以乏寒具幾死為御史袍服素朴騎一牝馬嘗曰善學聖人者莫若顏曾顏之克已曾之省

李夢陽字獻吉愛陽人

大學之
鍵關
李夢
陽言
二病
三害
六漸

身學之太關鍵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為漸者六中有及張后弟者后恨之帝雖嘉其言不得已下之獄

既而釋之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帝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喧嘩聖德如天地帝曰夢陽本內事關成晚且言語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朕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官中之忿使朕受殺直臣之名朕所以即釋復職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五月帝不豫及太漸召內閣臣劉健李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歡欵受命翼日帝崩皇太子即位

武宗穆皇帝名厚照孝宗長子○帝初在東宮內使馬永

內使劉瑾用事

夢陽論八黨罪

大權入瑾手

李東陽劾

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邱聚高鳳俱用事時稱小虎○正德元年時內使劉瑾用事特甚日於官中導帝弓

馬鷹大為樂而國事日非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戶部郎中李夢陽等疏論八黨之罪乞正典刑帝不得已允之

瑾等趨帝前環跪哭訴曰臣下敢行訕上者由司禮監無久也有則人不取言矣帝怒立命瑾掌司禮監自是大權

盡入瑾手勢傾中外莫敢誰何○劉瑾既得志遂以事褫韓文職劉健謝遷劉大夏等乞歸允李東陽祖錢於道戲

敵泣下健正色曰何用泣為當日出語今日亦得歸矣東陽默然健等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問

健東陽獨被眷神劉瑾杖謫諸臣之請留健遷者瑾每奏健故健言如是

逆瑾王守仁獄

事必傾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廢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於私第批答章奏李東陽等頗首而已○十一月欽未監五官監候楊源奏火星入帝座勸

帝預防瑾怒捏旨謫戍在道死中外冤之○二年正月劉瑾捏旨下王守仁等獄杖之幾死尋謫守仁貴州龍場驛

丞補三月劉健謝遷雖既去劉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

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為奸黨榜示朝堂○黃河清慶雲見於軫蓋湖廣之分野也○吏部尚書許進以忤劉瑾

落職進八子三尚書時有八子翰林學士張嵩修撰何塘見瑾長揖不跪坐謫時論壯之補劉瑾猶給頗通古今常

慕王振之為人。性貪酷。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與大學士焦芳。劉宇等矯詔誅在諸臣。朝廷正人一空。莫敢進言者。帝喜謂瑾可委任矣。瑾又素猜忌。同列有奏事。亦必沮抑之。為不可有忤者。皆罪之。同列亦不能平。○三年六月。遺空名書於墀。備陳劉瑾罪狀。瑾鞫之。無肯承者。乃執朝士三百餘人。令悉出午門。跪聽處分。時酷暑暴烈。日中仆死者十餘人。李東陽曰。此必一人陰謀。朝臣豈盡知之。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乃釋。補建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放歸。劉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捏旨下獄。監禁數月。罰米千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捏旨囚致仕尚書劉大夏。至京下獄。尋戍肅州。初大夏以鎮

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

劉大夏通國體

守中官董讓等貪殘。請按治。帝不用。致仕歸。劉瑾與大學士焦芳譖於帝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會。田州岑猛叛。遂謂大夏前為巡撫時。激變下獄。論死。都御史屠滂持不可。瑾嫚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乃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携饑餒所至。為之罷市。後大夏卒。人稱曰。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又曰。憂民如有病。見客若無官。○四年四川劉烈。陝西藍廷瑞。鄆本恕。廖惠。霸州劉六。劉七等。賊各聚一方。稱王。時草寇竄補五年三月。以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征流賊。鐘與永順土司彭世麟以計禽廷瑞。本恕。斬之。大破其軍。廖惠逸去。轉掠兩川。○四月慶府安

曾甫之月。各卷之三

化王寘鑄反以誅劉瑾為名京師大震遊擊將軍仇鑑討

平之寘鑄慶靖王曾孫也與其黨周昂等潛蓄逆謀

醜衆皆憤怨其黨孫景文謂寘鑄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

時矣寘鑄乃殺東及巡撫總兵官遂舉兵反詔起前右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以太監張永監軍討之先是仇鑑

也玉泉營寘鑄巨之鐵鑿以兵隸賊管自稱疾堅卧及

清將至寘鑄令昂就鐵問計賊方呻吟伏卒猝起

殺昂乃捉昂首麾兵馳縛寘鑄賊平論功封咸寧伯

月內使張永與劉瑾爭權勢不相下遂隙因寇兵四起言

於帝曰皆瑾激成也今瑾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

之帝猶豫永曰少遲我輩薙粉矣帝乃就夜擒之坐以謀

逆凌遲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籍其家金銀五千餘萬

寶貝無算其黨焦芳等並褫職瑾流毒五年變更吏兵

沒大臣家收其妻孥日夜簡持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

官四出誅求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寘

鑄之變而平及於爾從來 **補** 李東陽奏旬月之間寘鑄劉

瑾之二難悉平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

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其他內臣兄弟得封者多矣

補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權柄猶在內

臣魏彬馬永成等擅執朝政賞罰不正而河南北楚蜀盜

遂起尚書陳壽卒貧無殮資親戚助之 語曰居官兼雖

之謂 **補** 許遠為樂陵令先是民殘於賊遠令各起高牆過

於簷上開一竇竇容一人賊至則閉或伏刃待之賊兵火

無所施且間出奇兵擊之民賴以全帝方好佛自號太

慶法王時降旨亦書法王名號外廷無敢諫者禮部尚書

傅珪性鯁直佯不知執奏曰太慶法王何為者敢與至尊

曾甫九月

伏逆
誅瑾

陳壽
清廉

帝好
佛號
大慶
法王

大史畧月經注四月彊
日經故若謂忠臣亦曰
細鑑注食骨而番
惟守世以害誘之臣焉

庸變謂直言難受如骨之硬也

江西盜賊起

並大不軌當誅帝亦弗問其後帝習韓韜語自名忽必烈書回回語自名如吉教爛習
鄉賊南昌有姚源賊瑞州有華林賊贛州有太帽山賊官軍屢戰失利於是召左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發兵征之金調廣西狼土兵進討半歲間俘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萬年二縣招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於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土民深怨焉補七月霸州流賊劉六劉七劫掠畿內州縣擁眾北向京師戒嚴先是文安盜張茂交通內官為姦劉六劉七等附之後茂為官軍所獲劉六劉七自首伏詔貫死捕賊自贖尋叛太聚眾剽劫旬日間眾至數千至今年賊勢甚熾殘破州縣命惠安伯

梗塞也

張偉右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無功以兵部侍郎陸完代完屢奏捷太監谷太用等謂賊即可平冀邀封賞與伏羌伯毛銳帥京軍往討駐臨清與賊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徵回京師矣凡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羣盜縱橫陷山東七十餘城道路梗絕明年命咸寧伯仇鉞副都御史彭澤討之劉六奔夏口劉七自大江下孟瀆奔保狼山官軍分道擊之劉六劉七並中流矢死凡三年始平○七年正月黃河清五日羣臣稱賀補八月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國姓凡丁百二十七人補大同遊擊江彬有寵于帝因謂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於是調大同宣府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

曾補七月

七魯
密據

家軍彬兼統之。帝別領羣閣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官苑。呼譟聲達九門。補八年正月。召陳金還。以右副都御史俞諫代之。初陳金破江西賊。其降衆乘間遁。轉掠徽州衢州。餘衆復集。至是以俞諫代金。明年連破賊於貴溪平之。補八月。土魯番據哈密。先是忠順王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據之。○九年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費宏曰。苟遂其請。吾江西無噍類矣。力阻之。不允。江西副使胡世寧上言。寧府有異謀。寧王恨之。遂賂內使中以危法。論死。賴科道文救。改戍。補宸濠大得後也。國南昌。性貪殘。階後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飾。天順間寧府以事革護衛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

梁儲
善諫

誅復革。罷至是。宸濠陰結義子錢寧及兵部尚書陸完。鞏白金鉅萬。徧賂朝貴。乞之。費宏力言不當。予卒。之。宸濠既復護衛。○十二年六月。秦府請關中田。許之。命草詔廷臣力阻。不聽。大學士梁儲承命上詔草。令曰。高皇帝著之。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得此當厚自謹。凜。毋取聚。奸人母多養兵。馬震我邊疆。危我宗社。帝覽制駭曰。洵若是可虞。其至此欲復保親親。不可得已。帝覽制駭曰。洵若是可虞。其勿與儲以從容。回天時成。推其善諫云。○八月。帝出遊宣府等處。至大同還。補邊將江彬導之也。初江彬與邊將許四家典。帝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帝出宮。遊。近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梁儲等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自宣府轉遊至大同。北虜五萬騎入寇。諸將王勳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寇引去。官軍死者數百人。補十三年正月。帝復出關遊幸。補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謚曰孝貞皇后。補六月。葬孝貞皇后。梓宮發。京師。帝

王仁西賊
守平江

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
 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帝獵黃花鎮等地閱月乃
 還復議北巡命草敕自稱威武大將軍梁儲毛紀等連名
 上疏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
 也敕不敢草帝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梁儲免冠
 解服曰臣逆命罪應死然勅終不敢草帝乃悟遂止○時
 帝未有嗣廷議建儲錢寧受寧王賂謀立其子梁儲厲聲
 曰皇上春秋鼎盛豈宜輕建乃止○帝復幸大同宣府至
 榆林而還凡六閱月補七月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
 仁平江西賊初陳金討姚源華林諸賊多取招撫未大懲
 創民間父兄被殺者不得報讐時相詬訾諸凶不自安轉

寧王
異謀
已露

徒嘯聚不數年仍起為盜又南贛地多深阻易為巢穴南
 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瀨頭諸寨有賊
 首池木鬚等於是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之交方千餘里皆
 亂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才特用之守仁先攻大庾賊巢
 潛兵入險乘夜縱火師大捷既而進攻橫水破賊巢三十
 八斬首三千有奇四道積年逋寇至是悉平○十四年二
 月帝欲巡泰山歷徐揚抵南京下蘓浙浮江漢登武當遍
 觀中土時寧府久蓄異謀欲乘釁發內外咸以為憂修撰
 舒芥率部院科道合疏諫帝大怒杖芥等百有七人而舉
 朝仍以死諫車駕乃不果○六月寧王宸濠異謀已露帝
 遣顏頤壽等往諭之革其護衛宸濠得報大驚遂決計反

孫燧許達死節

王守仁率義兵討賊

會宸濠生日宴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達等明日燧等入謝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命起兵監國燧曰果有旨巡撫大臣當與聞請出觀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不可王怒遂縛之達曰朝廷命官反賊敢殺耶罵不絕口亦被縛俱斬遂據南昌遣兵即攻南康九江破之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知府張文錦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賊衆多傷不能直行遠近因得為備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江彬請親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必就擒矣毋煩聖駕王守仁與伍文定率義兵討賊直趨南昌破之寧府眷屬悉自焚

時守仁方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遂還與吉安知府伍文定謀傳檄遠近諸路勤王兵既集或議救安慶守仁曰九江南江皆為賊據我若

不用婦言而亡

宸濠自盡

越一城趨安慶賊必出軍外關是腹背受敵也賊精銳悉出守備皆空不如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然後逆擊之湖中茂不勝矣衆稱善文宸濠聞南昌報急遂棄安慶歸義兵迎擊之宸濠為萬安知府王冕所執而賊黨遂平初宸濠反妻妃泣諫不聽至是在檻車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我今以不用婦言而亡也○時宸濠雖擒捷音猶未至京帝欲假親征南遊遂出駐良鄉捷至梁儲請回鑾不聽帝至南京內使張忠等謂當縱宸濠於鄱陽待帝親戰論功守仁不許

補守仁上書請獻俘江彬及內使張忠許至忠泰沮過之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座草廬帝規知之曰王守仁道學人也何謂反乎遣鎮令更上捷奏守仁易前奏言奉上方略討平寇亂明年宸濠囚至通州帝且盡入諸孽幸名彬等乃無言

令自盡燔其屍揚之○陞賞王守仁等而贈孫燧許達等

禁豕 江不 懷不 軌不

秩立廟祀之。○詔禁豕猪以同國姓也。刻日小民殺猪殆

盡。○十五年正月帝在南京江彬從陰懷不軌一日索各

城門鎖鑰兵部尚書喬宇曰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

雖天子詔奈何彬每假旨有所求宇輒請面送彬計多阻

○八月帝駐蹕南京既久仍有泛江浙湘湖之意梁儲蔣

冕執奏回鑾跪午門自午至酉不起乃允。○補閏八月帝發

南京十二月遂還京師。○十六年三月帝崩於豹房。○先

帝大內以楊廷和梁儲等奉太后旨遵兄終弟及之祖訓

迎興獻王子厚熄立之。○陳建曰嘗視正德之際而知天意

改何異漢五侯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于中

外何異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慶寧二府之變何

卓漢也武宗之荒淫遊燕何異秦漢隋唐之季也嗚呼前

代有_一於此未有_不亡_今乃業是數_再下_請也_幸京曰皇

世宗肅皇帝名厚熄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也武

宗無嗣迎立之。○帝之末至京師也楊廷和總朝政三十一

事諸臣中外大悅。○誅江彬等籍彬家得黃金七十櫃銀

二千櫃每櫃二千餘兩金銀寶飾一千箱餘不勝紀。○彬

下惡已心竊疑其黨都督李琮勸彬速反不勝則北走塞

外彬猶豫未決楊廷和密與蔣冕毛紀及大監張永等合

謀捕之下詔獄籍其家尋與。○梁儲致仕儲立朝四十年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多令人思初帝以迎立功欲廢其子

錦衣指揮儲不受卒之日子孫不免貧乏儲度量淵弘言

者嘗詆儲主試受賂儲不辨又詆儲交通寧王亦不辨後

寧王敗得所餽簿獨儲不與言者帖然大服其量後數年

淵度梁 弘量儲 誅江

曾甫七月已各卷之三

廷會論張璠
臣議謚

楊廷冕
和

北齊之明史田卷之三
卒謚文康。○廷臣會議尊武宗為皇兄，孝宗為皇考，孝宗
后為皇太后，興憲王為叔父母，為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
允。主事張璠曰：朝議尊聖考為叔父母，為叔母不過拘漢
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今聖考往矣，即稱以叔父，幽冥之
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
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
宗而自絕其親，不可也。帝得疏，躍然以示將冕楊廷和等。
冕廷和封還御批，羣臣交劾。張璠逢迎帝意，帝不得已，勉
從之。時迎聖母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帝泣啟皇太后，
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以終孝養。群臣惶怖，乃稱興獻王
為興獻帝，王妃為興獻后。後三年，竟再下詔改孝宗曰皇

北齊之明史田卷之三

十四

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興獻王曰皇考，母曰聖母，而徽號
乃定。以議典禮，忤旨，吏部侍郎何孟春已下戍邊，奪俸者
前後二百餘人。後十七年改皇考為睿宗，興獻皇太后為皇

皇太后嗣之，固遵兄終弟及之訓，乃繼統非繼嗣也。何得泥
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以例擬哉。且今日之事，又與宋濮
王不同。宋仁宗無子，今孝宗有武宗為之子矣。不也。
宋仁宗曾育其宗于宮，立為太子，上未嘗育于孝宗，不也。
二也。宋濮王有眾子，今興獻王止上一子，不也。
同三也。此禮似甚易曉，何舉朝之昧之也。○嘉靖元年

正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十月屏去舊閣，谷太用邨聚

補二年太監崔文誘帝建醮，官中日夜不絕，給事中劉最
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廣德州判文憾不已，撫最他事，戍
之極邊。其後帝以無儲嗣，益修齋醮。○三年南畿大飢，人
相食，子殺父，弟殺兄，有之。帝發帑金十五萬以賑。○余珊

余珊
上十

曾補元明史卷之三

十五

漸

廟作世

北魏徵上十漸

紀綱漸類風俗漸壞國勢漸輕表狄漸強

君臣漸臻

帝嘉納之

補

楊廷和罷自帝即位廷和遇事數

諫諍忤旨累疏乞休許之

補四年六月作世廟初國子生

何淵首請崇祀皇考於太廟章下廷議羣臣俱上疏爭翰

林學士張璉言孝子之心無窮今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

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別立禰廟禮之得為者也臣昧

死勸陛下為之入太廟禮之不得為者也臣昧死勸陛下

勿為禮部尚書席書亦三疏勸止俱不報璉乃謂書曰聖

心未慊也須別立廟不干太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書等

遂請於皇城別立一廟詔可定名世廟後更名獻皇帝廟

補五年四月田州指揮岑猛反詔都御史姚鏌討誅之廣

西岑氏自洪武以來世為土知府弘治六年猛兄猷弑父

自立為土目黃驥李蠻所殺猛奔梧州督府奏以猛襲其

父官正德中猛賂劉瑾得以同知攝府事後從征江西流

賊有功異復祖職不能得頗怨望又自恃兵力數侵奪鄰

境巡撫都御史盛應期上猛反狀請討會應期以他事去

詔鏌往代斬猛子邦彥歸順土知州岑璋殺猛後遂改田

州為流官

○六年張璉上疏略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

以正君為功頃來內外諸臣苞苴公行因為常例而郡縣

為監司之府庫矣監司為部院之府庫矣部院又為內閣

之府庫矣疏入帝善之

補

田州既設流官州人皆不樂岑

猛黨盧蕪王受等為亂陷州城詔起王守仁兵部尚書督

疏文曰臣也詩或曰泉實也
疏者必指也一曰泉實也
疏者必指也一曰泉實也
疏者必指也一曰泉實也
疏者必指也一曰泉實也

曾補九月

王守仁
平藤峽

兩廣軍討之。守仁疏言：甲州地鄰交趾，猺獠出沒，宜仍設土官，俾為屏蔽。遂至甲州，招撫諸軍，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至是大喜，乞降。守仁數千人，罪杖而遣之，隨入營。撫定其衆，因上言：岑氏世有功治甲州，非岑氏不可。請以猛次子邦相署州事，設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甲州以安。補七年五月，北京諸省大旱，詔求直言。太學士楊一清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言：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懼者六。今日弊政坐此。臣舉其要，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帝嘉納之。補九月，王守仁平斷藤峽，猺兩廣郡縣罹賊害者數十年，守仁既平，田州兩

王守仁
字德

會王守仁
功守議

廣父老，遮道言狀。盧蘇王受亦請立功，自贖。守仁乃潛約兵期，討之。賊悉平。初，守仁赴廣西，禮部尚書桂萼諷令乘機取交趾，守仁辭不應。萼大恚，至是斥守仁征撫交趾。補十月，皇后陳氏崩，帝性嚴厲，后下日偶忤，旨大愕。墮娘崩。補十一月，立妃張氏為皇后。御製十六字箴曰：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最哉勿偽。○八年正月，王守仁以病篤，離任，道死南安。補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歸陽明學。不宗程朱，而曰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多，所著有傳習錄。帝謂其擅離任，無人臣禮，命廷臣會議守仁功罪。桂萼言其誦召生徒，倡為邪說，詆毀先儒，幾無忌憚矣。雖勦捕逆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

林元荒 三六三二 難便急權禁戒

廢止令伯爵終身按陽明勳逆瑾擒宸濠劫節凌霄功隆萬間始得贈伯爵謚文成從祀廟食公論乃定矣○二月河南襄陽大饑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賑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曰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係因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浸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補五月更定袞冕及諸侯朝祭服制補六月前少師

立啟 聖祠

馮恩 上言 三

揚廷和平後帝問有司大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揚廷和功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九年十一月改奉孔子為先師易像為木主別立啟聖祠俱張璁所議也舊封孔子為王舊以孔顏孟曾之父子祀于兩廡璁曰豈有子坐正殿而其父乃傍列兩廡乎故別祠祀之按璁此等識議真能超出其前○十年九月以李時為文淵閣大學士近閣臣相傾軋謹讞不已張璁桂萼罷楊一清卒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補十一年五月日方獻夫同張璁入閣辦事○八月彗星見東井御史馮恩上疏言張孚敬即張璁時改名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鋹腹心之彗也方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帝怒下恩獄鋹欲議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建精
一堂

斬之乎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久當自敗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也後恩子刺血訴關請以身代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因令減死議成○帝好瑞四方白兔白鹿甘露靈芝瑞麥嘉禾無歲不獻補十二年十月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總兵官李瑾浚濠以過虜騎督役甚急役卒王福勝等數十人作亂殺瑾總制劉源清討之晝夜攻圍叛卒潛出塞誘小王子入寇源清請增兵禦寇而已欲專攻城不許源清遂謝病帝怒黜之以張瓚代瓚至下令無攻城諭用兵非朝廷意禽斬首惡勞諸將撫定之○十三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為后○金星晝見與日爭光○建精一堂命張孚敬于堂東書敬一二字及誠意正

心四字於堂西繪漢文止輦受諫圖補十四年遼東巡撫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為亂卒所執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之巡按御史曾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遂狂為故常今宜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請成補十五年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時小王子稍厭兵徙幕東方稱土蠻其族曰吉囊曰俺答者雄黠喜兵居河套為諸部長蹂躪諸邊天和赴鎮修戰具飾邊備築增城堡吉囊大舉入寇天和檄副將白爵參將吳瑛等連敗之○五月端節宴羣臣於奉天殿賜李時夏言郭貞艾虎等物復命登龍舟

何贊 勳 策 虜 二 套 方士 邵元 節贈 師

侍宴盡懽而歸。○除禁中佛殿及像。**補**十六年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討安南。初安南黎利立為王。傳至黎諲其臣莫登庸逐諲篡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諲子寧遣使告難。詔伯溫等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但當罪其不庭。莫必遠征。帝怒。視珍職。遂命伯溫進師。○十七年御史何贊言勳套虜二策。一曰計以破之。救令西北諸鎮各出遊兵往來侵擾使彼分其虛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二曰勢以逼之追之時募死士斫其營用間謀離其黨二曰勢以逼之。于邊境多置斥堠盛陳輜重刀斗相聞擢兵牧馬以示欲戰之勢或時乘其懈散而以大兵臨之其要尤在久任撫臣以責成。功復興。帝善之而不果。○方士邵元節死。贈少師。號致一真人。元節龍虎山道士也。帝崇道教嘉靖三年召入京師大加寵信封真人。去年以臯

帝南巡

諸生其傳。元節病危。薦陶仲文。亦方士。號帝授禮部尚書。後加秩少師。少保。少傅。得幸於帝二十餘年。及卒。葬以伯禮。鄭氏曰。我朝開國靖難。勲戚內閣。二楊史案。三王皆未有。靜總三孤者。仲文以一真人。而蒙殊榮。總三孤哉。○十二月太后崩。帝生母帝親詣治陵。悽愴號慟。羣臣莫不盡哀。**補**十八年二月。帝將南巡。立子載壘為皇太子。于時以宣城伯衛輝太學士顧鼎張瓚等協守。又慮塞上有警。特遣重臣巡視。命翟鑾節制諸邊。○四月。帝南幸。羣臣力諫不聽。駕發於京。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惶遽。莫知所避。指揮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後次元村。行宮復火。帝大怒。下撫按三司於獄。示儆。所經郡邑供億良苦。四閱月。乃還京師。**補**十九年八月。方士段朝用上言。居深宮。無

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乃以所煉白金製器
 因郭勛以進帝與語大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靜攝
 一二年乃親政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卿楊最上言聖諭至
 是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
 氣不可信也惟望端拱恭默不通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
 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
 罷明年勛以罪死朝用亦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
 忠節補吉囊俺答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
 月分道寇大同九月復入固原諸將多畏縮總制劉天和
 斬指揮二人遣總兵周尚文大破虜於黑水苑斬吉囊子
 小十王吉囊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等復邀擊於鐵柱泉

吉囊 俺答 連年 入寇

置安南都統

大敗之補二十年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
 禮部尚書嚴嵩寵任用事賄賂公行邪佞日親二月監察
 御史楊爵上疏歷陳諸弊諫詞甚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
 杖之自是無敢言者補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初毛伯温
 等督師抵廣莫登庸面縛軍門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
 帝大喜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三歲
 一貢以為常補二十一年七月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參機務廷臣論劾嵩貪婪狡獪不聽嵩無他才略惟一意
 媚帝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謹已短嵩以故得
 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存者不可勝計補俺答
 寇山西時吉囊已死諸子不相屬散處河套勢分惟俺答

曾師二月各卷之三十一

日強盛屢犯塞至是大舉入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心
 冷大殺掠人畜參將張世忠等戰死俺答既勝轉掠定襄
 廣昌乃出陽和塞而太○十月帝幸曹妃官既寢官婢揚
 英以組經帝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后后馳救得免詔誅揚
 英等而及曹妃妃死帝每痛其冤○二十二年熒惑入南
 斗嘉靖間補二十三年五月建州夷犯遼東補八月嚴
 嵩既入內閣竊弄威柄內外百執事有所建白俱先白嵩
 許諾然後上聞于是副封苞苴輻輳其戶外大學士翟鑾
 位其上嵩惡之嗾言官劾其子寅緣舉進士遂任為民補
 十月俺答破宣府塞入紫荆關補二十五年四月以兵部
 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冬俺答以十萬騎入掠

曾銑請復河套

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禦退之補十一月曾銑請復河套
 曰套賊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今日之計宜用練兵六
 萬人多備矢石每當秋夏之交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
 巢穴則彼不能支歲々為之益勵彼勢必折俟其遠遯然
 後因故疆并河為塞修築墩臺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
 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之大烈國家萬年之計也疏下
 兵部議皆謂率數萬之衆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
 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部議不決帝曰復套之議甚壯本
 部迄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補二十六年四
 月俺答詣大同塞求入貢朝議疑之帝曰逆寇連年為患
 詭言求貢勿聽從戒邊臣嚴防禦補五月曾銑出塞襲套

曾銑七月口各卷之三

曾銑上邊事

部斬馘甚衆套虜遠遁不敢近塞銑以捷聞命賞銀幣○
 初揚爵以直忤帝有旨逮係獄時爵食麥飯畢即行官校
 令內別爵曰行矣勿復顧至是以官中火赦爵歸忽有大
 鳥集舍爵曰吾死矣遂自為墓誌果卒○十一月曾銑上
 邊勢十八事營陣八圖帝善之○補二十七年正月俺答入
 河套○補五月俺答寇偏頭關七月寇大同九月入宣府塞
 寇居庸聲勢甚張○嚴嵩論曾銑妄開邊釁處斬妻子流
 三千里天下冤之因論大學士夏言黨銑誤國同斬其妻
 蘓氏請以身代不許○補二十八年二月俺答犯宣府把總
 江瀚指揮董賜戰死全軍覆遂犯永寧總兵周尚文力戰
 敗之斬其魁虜乃遁去○補三月皇太子載壘卒○二十九

邊鎮乃京門

年六月虜寇大同總兵張達血戰死之詔贈達官立廟以
 祀○八月北虜合套虜大舉入寇大同宣府所過無不殘
 毀直逼保定通州犯京師○俺答諸部大舉循朔河川南
 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令兵
 四掠時會都御史王忬守通州○長驅至通州營白河東令兵
 始震急集諸管兵城守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
 又命都御史高大節募民間材勇合四萬餘時寇已薄都
 城矢諸路勤王兵亦至詔以大同總兵仇鸞為大將軍節
 制諸路兵馬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彙
 復越二十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饑疲甚帝趣鸞戰甚急兵
 部尚書丁汝夔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鞏下敗不可
 掩寇館自颺太甲鸞等皆不敢戰寇焚掠三日火日夜燭
 天進犯諸陵轉掠西山良鄉以西始出塞○按嘉靖元年至
 今北虜無歲不
 寇宣大邊臣束手任能其欲而去肉迎戰死節者十
 之一二能偶致捷者周尚文數人而已餘不及細書○總
 兵仇鸞請選各邊銳卒留衛京師帝曰邊鎮乃京師門戶
 禦寇不於門戶而格鬪於堂奧可乎乃命各還本鎮○三

揚盛最五十
繼疏嵩罪奸

悲恨疽益剝遂死錦衣都督陸炳發其通虜納賄狀帝大
 怒下詔暴鸞罪追戮之傳首九邊補十二月俺答以羸馬
 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
 甚者朝市暮寇併羸馬掠太帝惡之詔罷馬市○三十二
 年正月揚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而嵩
 居之滅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奸大權也皇上有
 善政嵩每攘為己功掩君美也嵩之矯詔皆于世蕃手出
 縱奸子也令孫効忠妄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
 而薦居大將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
 學詩等以劾嵩削籍擅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姓受毒失
 人心也貪污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也然此十罪又有五

陸刑
詩

海賊
入寇

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上意而逢之是皇上之左右皆
 嵩間謀也以趙文華為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
 納言皆嵩鷹犬也懼緹騎緝訪即與厥衛聯姻是皇上之
 爪牙皆嵩爪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舉必出其門是皇上
 之耳目皆嵩奴隸也慮部臣不能無言廣羅有材望者結
 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心腹也帝大怒廷杖之血肉至含
 起尋處斬盛妻張氏乞代不許盛臨刑詩云浩氣還太虛
 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傳誦寃之時
 郎中史朝賓等以論救俱貶○三月海賊徽州汪直糾倭
 虜入寇賊艦蔽海而來蘆浙等地千餘里無不殘戮後巡
 撫胡宗憲以鄉情憲亦徽人誘直降許封官秩遂執平之按是時北

地震

廣方橫而南倭復發終嘉靖
 之世南北騷擾幾無寧日矣
 ○三十四年倭寇常熟有鄉
 官錢泮率民兵戰死之帝聞立廟祀焉
 ○倭突入歙縣由
 旌德等地直入南京所過殘害御史曹邦輔追賊于吳舍
 盡殄之○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
 泉湧或平地成山官民死者八十萬有奇○三十五年倭
 寇閩浙等地有慈谿省祭杜槐率兵勦賊甚衆後以兵少
 陳沒帝聞立廟祀焉帝遣趙文華視師江南與胡宗憲集
 兵勦虜而浙地差寧○三十六年四月虜犯太同等地總
 兵以下諸臣戰死無數○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
 謹身三殿及午門一時並燬詔停刑令百官修省五日
 十二月俺荅子辛愛圍大同右衛辛愛有妾曰桃松寨私

雷雨

部且懼罪來降總督楊順納之以聞辛愛來索不得寇應
 朔二州毀七十餘堡繼掠大同圍右衛順懼乃詭言虜欲
 以叛人趙全等來易桃松寨廷議許之虜狎知順無能圍
 右衛益急更分兵犯宣薊西鄙震動給事中吳時來上言
 桃松寨寇中丁亡婦耳苟明于啟募之媒拒之勿納可也
 帝怒召順還以兵部侍郎江東代之江東與總兵張承勳
 等各嚴兵進圍乃解
 補三十七年八月吉囊子吉能犯永
 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土蠻亦數寇遼東
 補三十
 九年正月以馮懋卿總理天下鹽政懋卿貪婪所至市權
 納賄勢焰薰灼民大苦之
 補七月大同總兵劉漢襲俺荅
 於豐州破之會斬百五十人虜遠遁○四十年遣御史王

訪仙

於豐州破之會斬百五十人虜遠遁○四十年遣御史王

大任等遍訪天下仙術異人。○十一月萬壽宮災宮在西苑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居此時暫移玉熙宮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皆燬。○四十一年五月嚴嵩克其子世蕃下獄。帝居西苑大臣希見惟嵩獨承顧問以木學士徐階給事中吳時來等各論嵩帝雖純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部辭旨更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縉居樂不以時答嵩自為之性多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帝不憚而漸親徐階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壯首帝眷益移御史鄒應龍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速罷嵩下世蕃於獄後伏誅其黨數十人。○鹽院鄔懋德驕縱禍有甚嵩歸後六年守食墓舍以死。每巡行郡邑携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令十二女舁之所過供給奢靡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菲甚懋德雖怒素聞其

強項亦斂威。○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逮憲至京削籍後飲藥死。○倭圍興化遣總兵劉顯援之虜詐稱顯軍入城屠戮殆盡據城三閱月忽泛海去。○四十二年虜逼京東勅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揚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疏入必激帝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應之總兵馬芳等兵相繼至虜遁回乘勝追斬三百餘級。○四十二年五月帝夜坐御幄忽獲一桃是夜白兔壽鹿各生子羣臣表賀。○四十五年二月主事海瑞上疏其略曰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来法紀漸弛今萬方懸罄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夫玄修

海瑞上疏

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帝怒投於地。已復取讀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十月。帝不豫。專意玄修。方士王金進長生藥。性極熱。能健陽力。帝服之。遂火發疾甚。二閱月乃崩。裕王載堯即位。

陳勤謹
以上始事

穆宗莊皇帝名載堯。世宗次子。閣臣徐階草世宗遺詔。召用建言得罪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神隆慶元年二月。以陳以勤張居正與入內閣。二人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太政。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帝嘉納之。帝

太子讀三字經
子三經
女三變

朝講漸疎。百司章奏皆令內臣傳旨。故宦豎日恣。尚書高儀請大臣廷對面議。帝允之。神九月。俺答及其子黃台吉數犯山西。○十年三月。冊立皇太子。方五歲。無何太子遇閣臣於御道。語曰：先生良苦。翊贊閣臣稽首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日休矣。睿音清朗。舉朝稱慶。○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為夫婦。○皇后陳氏幽閒貞靜。不見愛於帝。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神十月。遼王憲燁有罪。廢為庶人。國除。憲燁在世宗朝。以奉道被寵。賜真人號。

增補元明史冊卷之三

至是巡按御史邵光劾其淫虐僭擬遣侍郎洪朝選等勘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與憲熾有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羅織朝選死獄中○三年五月御史詹仰庇上疏言陛下多取民膏以供造鰲山修治官苑等費使羣小因得乾沒為聖德累不小帝怒廷杖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力救不免○六月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圖帝留覽以示各司補四年二月大學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三事今皇上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太禮大獄先帝勵精之政而概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補六月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邊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乃官其地者非雜

封俺答為

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先既不能稱職於內地而欲立效於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盛也自今必擇年力富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有成績帝從之○賈三近疏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為精明在舉人則為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帝善之下其疏所司補是時內供寢多數下戶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尚書劉體乾屢疏爭積忤帝意遂罷之補八月河決邳州○浙江礦盜作亂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等地江南騷然尋討平之○杭州有栗樹生桃南京有龍目井化為酒之異補五年三月封俺答為順義王初俺答

王順義

孫把漢那吉幼孤育於俺答妻所既長而娶與妻不相得復自聘襖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志率屬十餘人來歸大同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又不然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其子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乃令把漢還以眾與黃台吉抗我按兵助之此安邊之大略也朝議紛然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尤俺答俺答尋亦悔乃擁十萬眾入寇崇古檄諸道嚴兵禦之因諭以存卹恩而要縛送諸叛人示

地補考明史附卷之三

二十九

蔡徐河 邳 堤 高拱 張居正 顧命

信俺答與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遂乞封請互市執叛人趙全等來獻索把漢誓不犯木同王崇古上言朝廷許俺答封貢諸邊有數年之安可乘時修備設敵背盟吾以數年蓄養之力從事戰守愈於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復條封貢八事以請從之遂封俺答順義王把漢昭勇將軍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有差王崇古以欺俺答功加少保邊患稍息萬曆初名俺答所居城曰歸化補六年正月築徐邳河堤自徐州至宿遷三百七十里并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二月帝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等諭曰東宮幼少今付之卿等協心輔之遂崩皇太子即位

增補七月

二十九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補罷閣臣高拱初拱與張居
正友善既而內離猜防日甚拱惡太監馮保矯穆宗遺詔
掌司禮監專恣逐之使入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
保密奏拱擅權明日召羣臣入宣詔數拱罪罷之居正遂
為首輔補一日帝謂張居正曰皇考屢稱先生忠先生幸
自愛悉心見輔居正頓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帝曰善居正既得政柄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
外想望手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得聖
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裘而
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請召羣臣廷飭之百寮

居正威望重

惕然○萬曆元年帝居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稱內使
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
來下東廠鞫問張居正陰囑之曰係閣老高拱陰使刺皇
上言未已而廠校緹騎已集高門矣吏部尚書楊博言於
居正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尋以
科道交章疏救復下大臣錦衣衛會審是日風沙雨雹黑
霧四塞對面不能相見衆皆駭懼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顧命元老我輩何得誣之乃加
刑大臣揚言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時朱希孝居正黨懼事泄
遂罷審而高老亦幸無虞矣遂覈大臣斬自是居正威望
日重臺臣無敢有申言者○二年十一月虜寇遼東李成

梁帥師直搗其營斬首無算而虜遁補時俺答雖欺塞而士密常為薊門憂

寧采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總兵官戚繼光在鎮

十六年數敗之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寇遼東

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

○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畧云國家設起居注官

寔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邇來史名雖存史寔久

廢如兩廟世宗穆宗寔錄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

刪潤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

增入且裨官野史為海內流傳又恐失真此皆史職缺廢

所致也皇上踐祚以來善政班班可述乞即發賜紀錄以

光大典帝從之補翰林院庶吉士嘉蓮閣臣進獻

馮保謂閣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好帝尋以白

燕送出○四年正月御史劉臺抗疏劾張居正專擅威福

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

悅下耶誤國將竭忠事上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

事帝手勅諭始起詔下臺獄廷杖一百遠戍之以居正申

救竟從寬貸○重修大明會典成○五年九月張居正以

父憂乞守制帝不允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

父穆王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時

學士王錫爵曲為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聖

怒亦為老先生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刀作刎頸

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即廷杖尋遣戍

有庶士許文穆鑄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下生淚

會大典
重明修

許文
穆鑄

者死國法也奈何以吾廢法乎竟不食死聞者悲之有存
 廉張鳳翼為之傳補十一月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爭遠
 為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度羨田畸零或補
 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虐糧視弘治時贏田三百萬頃
 張居正頗以溢額為功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
 溢額增賦補九年京師旱南畿饑張居正上言淮鳳嶺松
 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為盜昔元末之亂
 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帝從之○十年帝游戲丹青嘗繪
 玄兔圖令史臣沈懋學等賦詩附書於軸○六月張居正
 卒於京帝慟之親往祭命太僕卿護喪至江陵未幾言者
 紛起按江陵二子嗣修榜眼懋學狀元父子兄弟權勢無
 兩其病處只在權臣寵二件若論相業固我明不

此補之明史田卷之三

多得者後竟抄於君子惜之補十一月謫太監馮保於南京帝初即位
 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詰責
 隨下帝故積怒保於是陳保過惡發與張居正交結狀
 者帝乃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吏部尚書梁夢
 龍等數人皆被論得罪太於是彈擊居正者亦多矣○初
 宣城人生員吳士期多奇節欲草疏論張居正未果江防
 守龍宗武曰此奇貨可居也遂聞之居正居心即令宗武
 鞠之答幾死閉空舍絕食至食衣襪死由是宗武躡太參
 居心敗言者論宗武謫戍尋逃歸得狂疾自投廁中食穢
 物一日大呼士期拿我繞屋而走其子視之猛以鐵鎚鎚
 殺子宗武尋薨而狂疾永不作矣噫豈非天哉食穢物食

此補之明史田卷之三

子武弁 三武弁 武弁

節列婦女 節列婦女

起哈奴 起哈奴 志兒 志兒

衣襪之報殺已子殺人子之報也。○初張居正責武弁云。汝等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股軍膏。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時傳為快論。○山西大旱。百姓死。亡無算。平涼城外掘萬人坑。數十處。填塞俱滿。有一富家女。頭插草標。上街自賣。遇一男子。出戲言。慚甚。遂撞石死。又有少婦。其夫餓死。官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呼一聲。投入坑。韓王憐其節義。令救之。婦曰。夫死。我何忍生。晝夜哭。三日不輟。死。○十一年。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張居正。遂詔追奪其官階。○五月。建夷奴兒哈赤克圖倫城。奴兒哈赤。姓愛新覺羅氏。東韃靼建州女直部之人也。先世發祥于長白山。長白山高。二百里。綿亘千里。

家居抄 家居抄 正張 正張

鴨綠混同愛濤三江所出也。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里。相傳有天女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其衣。佛庫倫愛之。不忍置之。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曰。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倣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曰滿洲。歷傳至奴兒哈赤。于時諸部落紛亂。羣雄蜂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爭奪無已。時奴兒哈赤於是起兵。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當是時。兵僅百人。甲三十副而已。○十二年。四月。奉旨抄。故相張居正家。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等上疏。曰。居正抄沒國法。已正。眾憤已平矣。然八旬老母。與諸幼弱。若併罹法。恐非罪人不孥之意也。帝允之。

申時
行疏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三十五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乞休閣臣中時行等疏曰成梁身
 經百戰屢立奇功衝邊大將難以輕易但功名大盛人或
 忌之成梁父子兩鎮總兵子如松總兵世受伯爵在成梁
 之心當必求退免忌而國家之體亦宜稍抑保全庶護謗
 可息矣帝是其議慰留之○平樂兵亂帝欲坐其守臣周
 祈罪申時行疏救曰周祈給餉稍遲誠為有罪但此輩驕
 悍難馴往者如雲貴遼陝嘉靖前各邊以請情殊可恨若
 以此罪及守臣各邊軍士效尤而起將來司府畏軍士如
 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即周祈一人不足惜而
 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即驕一廣西之軍士不足憂而
 生九邊軍士之狡心則大可懼也帝從之○十二月詔以

偽學
禪宗

海瑞
史杖御

朱良
吊詩

王守仁陳獻章從祀孔廟有人言王守仁陳獻章為偽學
 禪宗不宜從祀孔廟申時行曰守仁言良知本於孟子獻
 章言主靜原於宋儒豈同老莊佛釋之徒哉○十三年帝
 雅聞海瑞直名命起為南京會都瑞至具疏陳治安要機
 於民事尤關切時御史有戲宴者瑞集諸御史曰汝等聞
 高皇帝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之不得卒杖之自
 太僚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處遊宴頓絕都人
 塗傳巷頌比如包老復生瑞在院九月以病卒御史王用
 汲入視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嘆息泣下啟其篋僅
 十餘金士太天資金以殮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
 江上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設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三十五

吊詩云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
 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
 羹說與傷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詔遣行人祭墓如
 禮贈太子少保諡忠介鍾惺曰神宗知海公而僅授南會
 都將未免有賈誼長沙之惜使得
 刑部尚書舒化奏曰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代
 有司事也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帝領之○
 嘉定王憲明妻張氏少寡一日掃夫墓舟覆失其屍八閱
 月而湧出於江肌髮如生見者驚嘆立祠祀之○十四年
 三月廷試有進士舒弘志年十七策奇語多譏切時政閣
 臣不敢呈前列且以弘志為尚書舒應龍子避嫌呈末卷

申時
行言
四害
二患

肥
蠶

新建
民長
善人
念

帝覽策大奇之拔置第三朝野共驚神識○京師連日塵
 霾四塞申時行等曰陰陽失調責在臣等乃上疏言四害
 二患所致一曰備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
 刑獄煩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一曰議論
 不令不行之患二曰○建昌有巨蛇一角六足如雞距不噬人
 人以故爭往觀之徐々入深山太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
 肥蠶見則千里內大旱十六十七
 兩年果旱○十五年秀水有異鳥
 人頭鳥身集於樹竟日乃去是年大旱○帝覽貞觀政要
 曰唐太宗多慚德魏徵大節有勸命經筵不必進講止講
 通鑑及大學衍義并累朝寶訓寔錄以裨治道○十六年
 豫章大祲新建丁民窘甚僅銀三分以二分買米一分買
 信將與妻拏一飽死炊方孰會里長來索賦里長適飢見

留補之月

授建酋奴哈赤都督

所炊飯欲食之其家搖手曰此非君所食里長怪之無已告以寔里長大駭亟起顧其飯曰何至此引其人至家給之穀五斗其人負歸視之中有金五十愕然曰此必里長所收賦銀悞置其中也急持還里長曰吾寔無此銀殆天以賜苦者其人不肯受久之乃各令其半人以為兩人善念所感○內閣王錫爵子衡舉順天鄉試元京師疑之錫爵疏請覆試而卷復大佳物議始息衡有大才後登辛丑榜眼補十七年六月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補九月授建酋奴兒哈赤都督初遼東總兵李成梁征建夷阿台奴兒哈赤祖父為鄉導立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繼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

寧夏時反

失諸酋勢漸加於是斬叛夷五十且愬祖父殉國狀乞陞賞朝廷許之奴兒哈赤以此遂雄長諸夷威日益強○十八年元旦申時行等朝賀畢因具疏皇長子九齡矣請冊立東宮以就學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姑候長子壯健令出閣讀書卿等無煩過慮尋召皇長子至立榻右上手執之時行等熟視良久賀曰皇長子龍姿鳳自岐嶷非凡宜早定大計帝曰朕知之補三月以宋纁為吏部尚書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二十年寧夏時拜殺總兵張維忠等據其地而反全陝俱震自春逮冬我軍糜費巨萬殺傷甚衆後李如松等以水攻破之而寧夏始平

王錫爵論太子

承恩襲性狠戾巡撫黨馨屢裁抑之并遂嗾其軍士殺馨
及總兵張維忠等陷河西四十七堡全陝震動總督魏學
曾檄諸將討之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為賊據帝
從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等討之
屢攻城不下賊勾套虜分道入寇牽制官軍學曾檄廷給
兵乘靈出搗巢虜始退遂議決河灌城賊被圍食盡其黨
互相殺承恩開門降并闖室焚死投是盡誅拜黨倖承恩
至京師誅
之賊遂平
 ○二十一年初羣臣交章請立東宮帝怒強許
 以次年至是帝仍不欲立王錫爵乃密奏甚懇帝曰昨讀
 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冊東
 官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祖訓欲立東官是二東官矣故
 此不果無已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候后無出再行冊
 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耳今嫡子未
 生而世子已十二豈容懸待况陛下舊旨原無待嫡之說

仿陷朝辭

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於今日焉知今日之
 命不改於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
 有十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既不即行冊立請令出閣豫
 教帝不得已免之神宗待嫡一語不為無見第子並王
吾耳荆石之儲數疏言言
忠肝占社稷臣庶幾迫之
○二十一年初倭酋關白攻陷
 朝鮮朝鮮求救帝命宋應昌等討之至是議和始平
四月豐太閤將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率舟師自金山入
王京朝鮮八道幾沒國王李昖奔義州請援帝乃遣遼陽
總兵祖承訓等援之既而援兵攻行長十平壤大敗祖承
訓僅以身免復遣侍郎宋應昌為經畧總兵李如松為大
將軍援之攻平壤敗之行長退保王京李如松乘勝輕出
遇軍圍精銳多沒於是羣議急圖休息先是兵部尚書石
星募遊客沈惟敬遣行長清心等撤兵還
遣之議遂成矣行長清心等撤兵還
補
 二月皇長子
 常洛出閣講學時年十四歲○給事葉繼美等以論王錫

東林黨始

爵坐貶錫爵疏救甚力而繼美等獲免○河南大飢有人相食給事楊東明進飢民圖帝覽之惻然時皇貴妃在侍覽之亦惻然因出所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益以內帑金五千發濟而河南賴之全活甚衆補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先是羣臣爭國本政府惟三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憲成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于東林東林宋楊時書院也海內聞風景附徃々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獻忠

夢與試了

王錫爵病危帝發金五十命設醮禳之不得已聽致歸資賚甚厚錫爵病中猶脩獻忠疏十四款乃行其一時相與至情即三五君臣不過是疏畧上下相信而後收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故言不

已必輕不巳必嚴○事數變則難觀其效人數更則難課其成○一刻臨御勝于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于十手執

百言○夫財多方以求之利害參半卑竟節之一字較為穩着○今日之患不在後而右屬取之策不在效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補二十三年正月從鄭世子載堉請

在添兵而在練兵

詔宗室得就試○十月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紙為易水生奪去後試題乃司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詛言意是科會元湯賓尹易水固湯字也始信大物寔天定哉○江右有狂客係海外浮提國

開礦

人其人皆飛仙多幻術呼吸可萬里御史葉永盛曰汝等異人毋惑吾民遂遣之出境須臾不知所去補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補七月遣中官開礦初畿輔奸民愆怨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請開礦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徃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納奸民為爪牙奴告主者鼻以十之三補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

三殿災

肆劫奪擅殺久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蜂起補二十五年六月三殿災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補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初莫登用請封制下而登用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而福海不能輯眾為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款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有而莫氏惟據高平

劉綎救鮮
朝綎

天積
下囊

朝鮮

丁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朝鮮劉綎等討平之

為偽詐中間兩相欺豐太閣見單書中有封爾為日本國

王之語大怒曰吾自霸有日本若欲稱王誰何為借兵

乎乃擲書于地再命行長清正等發兵二十萬攻陷朝

鮮二十五年帝遣劉綎等子朝鮮援之交戰歲餘不利會

豐太閣卒行長清正等奉遺命班師自朝鮮兵興七

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無勝算至是禍始息

十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命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

軍務討之

倉銀二十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

兩畿
盜起

由是外帑日耗○二十八年六月李化龍至播州集三省

兵分三路進賊退守關險官兵無一敢犯將軍劉綎直入

婁山關是賊前門萬峰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拔藤

魚貫而入屯白石未幾我軍四集營火燭天應龍徬徨大

泣同愛妾縊死而生獲其子朝棟及妻田氏并餘黨數百

人梟首傳示九邊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十月兩畿盜起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起為盜浙人趙

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凶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偽官

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

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

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

曾甫九月

妖書
事發

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
 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
 之不報○二十九年十月册立長子常洛為皇太子
 子常洵福王常瀛桂王
 ○三十一年妖書事發先是
 常潤惠王常瀛桂王
 嫡庶廢立之事著為一書名曰憂危竑議鄭貴妃兄國泰
 疑其書出自給事中戴士衡全椒知縣樊玉衡二人手書
 於帝帝怒重罰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其詞
 假鄭福成為問荅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嵩成也大畧
 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詞極詭妄
 時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竟無所得帝怒
 甚中外危疑幸帝主意素定召太子諭曰汝莫恐不于汝
 事我的慈愛汝是知道汝的孝友我亦知道此必逆惡造
 捏奸書離間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所寫訓諭
 一册賜太子帝淚下太子亦會淚謝以時捕治甚嚴有

烈婦

後得順天生員勸生光揚訊
 之法司遂歸獄生光礫之
 ○三十三年崑山人歸善世

妻陳氏年十九以夫死欲自刎其母阻之婦曰業已許夫
 矣時婢以糜進不食持置靈前曰君食我亦食遂號哭累
 日不絕母知其不可奪慨然聽之死婦曰我女流死即殯
 不可露尸遂與母相對縫衣衾治殮且市棺畢尋浴更衣
 出拜舅姑舅姑阻之悲哀不勝是夜婦經於床喉間聲如
 鋸母堅塞兩耳卧嚙被流汗他嫗聞救之甦婦張目視嫗
 曰徒苦我我終當死嫗曰汝夫臨歿以汝母亦寡命汝歸
 侍母終身婦曰臨歿之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夫死
 守志吾夫謂我曰年少無子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明
 日伺人去復縊死補三十四年棄六堡初李成梁徙築遼

大雨

東六堡據膏腴扼要害生聚日繁至是以地孤懸難守盡
 徙居民於內地不徙則以大軍驅迫之自是遼左藩籬盡
 撤○三十五年京師大雨如注旬日不止九衢成河深者
 至丈餘官民溺死無數近世未有之變也帝發金十萬賑
 之補三十六年二月脩邊備是時奴兒哈赤併環境諸國
 其勢日盛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之薊遼總督蹇達疏陳
 東方隱憂宜早為備乃命守臣嚴飭邊備○南京諸郡太
 水週回千餘里茫然巨浸舟航遍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
 各院交奏帝憫之命免諸郡稅補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
 師戒嚴○三十七年陳繼源初為大勝關大使清苦自守
 遷温州司獄曰窮老矣寧以賂敗盡却例金士大夫高之

大水

一產兩胎
女男兩胎

謂為莫及○時言路互詆訐諸臣樹黨相攻葉向高上疏
 斥浮議曰天下治亂不於其形於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
 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即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
 遲人心鬻競即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罅隙
 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
 闖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跡朝夷可勝道哉臣謂天下
 事非一家私議見譽為君子無益也天下後世曰君子則
 真君子矣見詆為小人無傷也天下後世曰小人則真小
 人矣○福州有婦一胎產兩男兩女青州有牛生兩頭四
 目兩口之異○三十七年甘肅地震墻堡俱傾壓死軍民
 十餘時南京山東西旱蝗江浙福諸省大水○鄆人祁玉

妻楊氏夫死守志。玉生好食鯉。忌日祭無魚。楊氏悲慟無已。適一漢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剖魚。得原金於魚腹中。人以為哀感云。○時閣臣多缺。葉向高屢疏乞補之。台山可謂忠于謀國矣。不則獨任壇權。誰肯乞補哉。○補三十八年。葉向高疏請東宮講學。凡七年。○三十九年。陝西有牛產犢。人頭人面。○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遂哭死。柩傍檢討。王象節卒。妻畢氏自縊。並旌表之。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亦我朝節義所培也。○補時曹署多空。建議除補聚訟籍。顧憲成方講學東林。其黨亦臧否之。議者益譁。臺諫亦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附之者。多並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四十二年三月。福王常洵之國。初羣臣屢疏請王就藩。不允。至是有訐

奏內侍姜體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群議。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河南。賜資甚厚。福王臨行。自請減莊田。帝允之。○太后嘗病篤。帝日夜侍藥。餅復禱天。以身代。尋愈。至是太后崩。帝哀甚。是時帝足疾。每祭拜。令內使扶掖。成禮。歲時朔望。必謁必哀。太后性嚴明。尊舊。初改太后保。護之力。帝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因帝。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音。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儲位。由是定崩。謚孝定。○補八月。葉向高罷。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灾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

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不然臣留何益？帝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四十二年五月四日，驀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槌搥仆守門，內侍呼集執之。太子親奏下部鞫，犯名張差，宿有癲疾，語言顛倒，無倫次。遂以瘋癲具獄。時帝待東宮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重加訊問，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鄭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請鞫治，成保等窮

三案之一

究，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太子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母株連，越數日，帝幸慈寧宮，設低坐於聖母靈次。太子侍御坐右，三皇孫雁立階下。令內侍急宣百官進見。帝曰：昨有瘋癲張差突入東宮，此是異事，於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間說，乃欲離間我父子耶？又問太子曰：汝有何話？太子云：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因語羣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添許多議論，爾輩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殊為可恨。帝復以東宮語大聲宣示百官。時御史劉光復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帝聞之，不甚悉，誤以為別有所

奴兒哈赤即位滿洲天命

爭大怒命。中涓拏下。中涓承帝旨。挺杖交加。遂下。光復獄。於是磔差於市。掠死成保。內庭嚴王之案。官補何士晉於外。其餘不得波及。及無辜。事遂寢。既而釋光復于獄。○奴兒哈赤寇遼陽。陷南關。時奴兒哈赤與蒙古煖兔爭婚。御史王雅量曰。奴煖相搆。我國得收渙人之利。請助兵煖兔。以為外援。未幾。奴兒哈赤嚴搆北關。獲全。○四十四年正月。奴兒哈赤即位於滿洲。號後金。指中國為南朝。奴兒哈赤已削平諸部。威振東北。眾貝勒大臣奉表勸進。上尊號曰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年五十八。○會試第一沈國和。第六趙鳴陽。故榜後。以弊發。除名。吳人為之誑。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山東地裂。有

鼠餘萬尾。江波

龍鬪。○四十五年五月。有鼠萬餘。踞尾渡江。而南。食苗害等於蝗。○廣寧婦生一猴。三角。○補六月。木旱。時災歉。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補四十六年四月。奴兒哈赤率兵南侵。陷撫順城。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之。廣寧總兵張承慶。遼陽副將顏廷相。海州參將浦世芳等。率師來援。分軍為三。據險。尋師潰。承慶等皆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京師大震。○初。楊鶴經略遼事。為言者劾。嚴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鶴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又起廢將劉綎。李如柏等。領兵出鎮。總督汪可受。疏云。虜疊入。疲我。征調未便。請練土兵。以守為戰。帝從之。○補七月。奴兒哈赤率兵入雅鶻關。而圍清河城。陷之。守將離儲

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變陽。北距
 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四十七年三月。四方援遼兵
 大集。帝恐師老財匱。趣楊鶴進兵。鶴乃分兵四路出塞。杜
 松抵渾河。遇伏戰歿。馬林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虜
 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鶴聞急。檄止李如柏劉綎兩軍。
 如柏遂不進。綎已接戰於馬家寨口。克虜寨十餘。深入三
 百里。墮重圍。力戰死。獨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
 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
 算。報至。舉朝喪氣。帝以鶴喪師。逮係下獄。起擢御史熊廷
 弼代之。賜以劍命。刻期從事。廷弼單車就道。慨然自擬。恢
 復補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
 竄。遼陽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治火。是。灑。漢。

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同。

補時邊警日至。廷臣請帝出御文華

殿。召見羣臣。面高戰守方略。不報。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
 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
 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關。陛下能高枕
 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嘆焉。補四十八年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奴兒哈赤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
 李暉上疏乞援。帝降勅慰之。○帝病脾。累月不起。召皇太
 子及輔臣等。諭畢。遂崩。時七月二十一日也。皇太子即位。

增補元明史略卷之三

